



##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 《李自成》第五十四章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9-07

[作者] 姚雪垠

[单位]

[摘要] 按照古老风俗，十月初一是一个上坟的节日。襄阳家家户户，天色不明就焚烧冥镪、纸钱和纸剪的寒衣。城内城外，这儿那儿，不时发出来悲哀哭声。但是督师行辕附近，前后左右的街巷非常肃静。自从杨嗣昌到了襄阳，这一带就布满岗哨，不许闲人逗留，也不许有叫卖声音。今天因为要召开军事会议，更加戒备森严，实行静街，断绝行人往来。那些靠近行辕的居民，要出城扫墓的只好走后门悄悄出去；想在家中哭奠的，也不敢放声大哭。

[关键词] 《李自成》；明朝；小说；姚雪垠

按照古老风俗，十月初一是一个上坟的节日。襄阳家家户户，天色不明就焚烧冥镪、纸钱和纸剪的寒衣。城内城外，这儿那儿，不时发出来悲哀哭声。但是督师行辕附近，前后左右的街巷非常肃静。自从杨嗣昌到了襄阳，这一带就布满岗哨，不许闲人逗留，也不许有叫卖声音。今天因为要召开军事会议，更加戒备森严，实行静街，断绝行人往来。那些靠近行辕的居民，要出城扫墓的只好走后门悄悄出去；想在家中哭奠的，也不敢放声大哭。 辕门外，官兵如林，明盔亮甲，刀枪剑戟在平明的薄雾中闪着寒光。一对五六丈高的大旗杆上悬挂着两面杏黄大旗，左边的绣着“盐梅上将”，右边的绣着“三军督司”，这都是在一天一夜的时间中由裁缝们赶制成的。另外，辕门外还竖立着两行旗，每行五面，相对成偶，杆高一丈三尺，旗方七尺，一律是火焰形杏黄旗边，而旗心是按照五方颜色。每一面旗中心绣一只飞虎，按照所谓五行相生的道理规定颜色，例如代表东方的旗帜是青色，而中间的飞虎则绣为红色，代表南方的则是红旗黄飞虎，如此类推。这十面旗帜名叫飞虎旗，是督师行辕的门旗。这一条街道已经断绝百姓通行，连文武官员的马匹也都得离辕门左右十丈以外的地方停下。 咚咚咚三声炮响，辕门大开。从辕门到大堂，是深深的两进大院，中间一道二门。二门外站着八个卫士；从二门里到大堂阶下，宽阔的石铺雨路两旁也站着两行侍卫。两进院子里插着许多面颜色不同、形式各别的军旗，按照五行方位和二十八宿的神话绣着彩色图案。二门外石阶下，紧靠着左边的一尊石狮子旁树了一面巨大的、用墨绿贡缎制成的中军坐纛，镶着白绫火焰形的边；旗杆上杏黄缨子有五尺长，上有缨头，满缀珠络为饰；缨头上露出银枪。大纛的中心用红色绣出太极图，八卦围绕，外边是斗、牛、房、心等等星宿。大堂名叫白虎堂，台阶下竖两面七尺长的豹尾旗<sup>①</sup>，旗杆头是一把利刃。这是军机重地的标志。门外竖了这种旗子，大小官员非有主将号令不许擅自入内，违者拿办。在明朝末年，主帅威令不行，军律废弛，成了普遍情形。所以杨嗣昌今天开始升帐理事就竭力矫正旧日积弊，预先指示僚属们认真做了一番布置，以显示督师辅臣的威重，使被召见的文官武将们感觉到这气象和熊文灿在任时大不相同，知所畏惧。 ①豹尾旗——长条形，上绣花纹，像豹子尾巴一样。 第一次鸣炮后，文武大员陆续进入辕门，在二门外肃立等候。郟阳巡抚和高洛地区的驻军将领都因路远没有赶到，如今来到的只有驻在二百里以内的和事先因公务来到襄阳的文武大员。第二次炮响之后，二门内奏起军乐。杨嗣昌身穿二品文官仙鹤补服，腰系玉带，头戴乌纱帽，在一大群官员的簇拥中从屏风后缓步走出。他在正中间围有红缎帷幔的楠木公案后边坐下，两个年轻而仪表堂堂的执事官捧着尚方剑和“督师辅臣”大印侍立两旁，众幕僚也分列两旁肃立侍候。承启官走到白虎堂前一声传呼，二门内应声如雷。那等候在二门外的文武大员由湖广巡抚方孔昭领头，后边跟着监军道、总兵、副将和参将等数十员，文东武西，分两行鱼贯而入。文官们按品级穿着补子公服，武将们盔甲整齐，带着弓箭和宝剑。文武大员按照品级，依次向杨嗣昌行了报名参拜大礼，躬身肃立，恭候训示。 杨嗣昌没有马上训话，也没让大家就坐。因为今天是十月朔日，他先率领全体文武向北行四拜贺朔<sup>①</sup>礼，然后才命文武官员就坐。军乐声停止了。白虎堂中和院中寂静异常。杨嗣昌拈拈胡须，用炯炯目光向大家扫了一遍，随即慢慢地站起来。所有文武大员都跟着起立，躬身垂手，屏息无声，静候训示。杨嗣昌清一下喉咙，开始说话，他首先引述皇帝的口谕，把大家的剿贼无功训诫一顿，语气和神色十分严峻，然后接着说： ①贺朔——文武官员，逢每月初一向皇帝行礼致贺，叫做贺朔。

“本督师深受皇上厚恩，界以重任，誓必灭贼。诸君或世受国恩，或为今上所识拔，均应同心戮力，将功补过，以报陛下。今后剿贼首要整肃军纪，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如有玩忽军令、作战不力者，本督师有尚方剑在，副将以下先斩后奏，副将以上严劾治罪，决不宽

贷！”众将官震惊失色，不敢仰视。杨嗣昌又训了一阵话，无非勉励大家整饬军纪，为国尽忠，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成国家中兴之业，等等。关于今后作战方略，他只说为机密起见，随后分别训示。全体到会的文武大员都对杨嗣昌的辅臣气派和他的训话留下深刻印象，感到畏惧，也感到振奋。训话毕，杨嗣昌又用威重的眼光向大家扫了一遍，吩咐大家下去休息，等候分别传见，然后离开座位，向大家略一拱手，在幕僚们的簇拥中退回内院。众文武大员躬身叉手相送，等他走了以后才从白虎堂中依次肃然退出。大家不敢离开御师行辕，等候传见。过了片刻，只见承启官走出白虎堂高声传呼：“请湖广镇总兵左大人！”总兵左良玉是辽东人，今年三十九岁，体格魁梧，紫铜色面皮。十年以前，他在辽东做过都司，因在路上劫了国家运往锦州的军资，犯法当斩。同犯丘磊是他的好朋友，情愿牺牲自己救活他，独自把罪案承担下来。左良玉由主犯变为从犯，挨了二百军棍被革职了。过了很久，无事可做，他跑到昌平驻军中做了一名小校。由于他的武艺、勇敢和才干样样出众，渐渐地被驻守昌平的总兵官尤世威所赏识。崇祯四年八月，清兵围攻大凌河①很急，崇祯诏昌平驻军星夜赴援。那时候②以兵部侍郎衔总督昌平驻军，守护陵寝，并为北京的北面屏障。接到上谕后，侯询苦于找不到一个可以胜任率兵赴援的人。只有尤世威久历战阵，但昌平少不得他。他正在无计，尤世威向他保荐左良玉可以胜任，只是左良玉目前是个小校，无法统率诸将。侯询说：“如果左良玉真能胜任，我难道不能破格替他升官么？你去告他说，就派他统兵前去！”①大凌河——指大凌河城，在辽宁锦州东北数十里处，为明朝山海关外的军事重镇。②侯恂——河南商丘人，字若谷，即侯方域的父亲。当天夜里，尤世威亲自到左良玉住的地方找他。他一听说总兵大人亲自来了，以为是逮捕他的，大惊失色，对自己说：“糟啦，一准是丘磊的事情败露啦！”他想逃走已经来不及，慌忙藏到床下。尤世威用拳头捶着门，大声说：“左将军，你的富贵来啦，快拿酒让我喝几杯！”左良玉觉得很奇怪，从来不曾梦想到有朝一日会有人称他将军。开门以后，尤世威把事情的经过对他说了，他仍然手足失措，战栗不止，过了片刻才稍稍镇定下来，扑通跪到尤世威面前。尤世威也跪下去一条腿，把他搀起来。恰在这时，侯询亲自来了。第二天早晨，侯询在辕门内大集请将，当着众将的面以三千两银子给左良玉送行，又踢他三杯酒，一支令箭，说道：“这三杯酒是我以三军交将军，给你一支令箭如同我亲自前去。”他又望着出征的将领说：“你们诸位将军一定要听从左将军的命令，他今天已经升为副将，位在诸将之上。我保荐左将军的奏本，昨夜就拜发了。”左良玉出辕门时向侯询跪下去，用头叩着石阶，发誓说：“我左良玉这次去大凌河倘若不能立功，就自己割掉自己脑袋！”他率领几千将士驰赴山海关外，在松山和杏山①打了两次胜仗。不过一年多的时光，他从一个有罪的无名小校爬上总兵官的高位。最近几年他一直在黄河以南和长江以北的广大中国腹地同农民军作战，尤其河南和湖广两省成了他主要的活动地区。自从曹变故随洪承畴出关以后，在参加对农民军作战的总兵官中，以他的兵力最强，威望最高。因此，尽管平素十分骄横，军纪很坏，扰害百姓，杀良冒功，两个月前又在罗猴山打了败仗，贬了三级，但杨嗣昌仍不得不把希望指靠在他的身上，所以离京前请求皇上封他为“平贼将军”，而今天首先召见的也是他。①松山、杏山——松山指松山堡，在锦县南。杏山指杏山驿，在锦县西南。承启官引着左良玉穿过白虎堂，又穿过一座大院，来到一座小院前边。小院的月门外站着两个手执宝剑的侍卫，刚才插在白虎堂阶前的豹尾旗已经移到此处。从月门望进去，竹木深处有一座明三暗五的厅堂，虽不十分宏敞，却是画栋雕梁，精致异常。堂前悬一朱漆匾额，上有熊文灿手书黑漆“节堂”二字。左良玉对于自己的首被召见，既感到不胜宠荣，又不免提心吊胆。在熊文灿任总理时，这地方他来过多次，但现在来竟异乎寻常地心跳起来。忽听传事官传报一声：“左镇到！”随即从节堂中传出一声“请”！一位中军副将自小院中迎出，而另一位侍从官赶快打起节堂的猩红缎镶黑边的夹板帘。左良玉紧走几步，一登上三层石阶就拱着手大声禀报：“湖广总兵左良玉参见阁部大人！”进到门里，赶快跪下行礼。杨嗣昌早已决定要用“恩威兼施”的办法来驾驭像左良玉这样的悍将，所以对他的行大礼并不谦让，只是站起来拱手还礼，脸孔上略带笑容。等左良玉行过礼坐下以后，杨嗣昌先问了问近来作战情况，兵额和军饷的欠缺情况，对一些急迫问题略作指示，然后用略带亲切的口气叫道：“昆山①将军！”①昆山——左良玉的字上级长官称部属的字，表示亲切和客气。左良玉赶快起立，叉手说：“不敢，大人。”“你是个有作为的人，”杨嗣昌继续说，也不让左良玉坐下，“所以商丘侯先生拔将军于行伍之中，置之统兵大将之位，可谓有识人之鉴。不过自古为大将者常不免功多而骄，不能振作朝气，克保今名于不坠。每览史书，常为之掩卷太息。今日正当国家用人之时，而将军亦正当有为之年。日后或封公封侯，名垂青史，或辜负国恩，身败名裂，都在将军自为。今上天纵英明，励精图治，对臣工功过，洞鉴秋毫，有罪必罚，不稍假借，想为将军所素知。罗猴山之败，皇上十分震怒，姑念将军平日尚有战功，非其他怯懦惜死的将领可比，仅贬将军三级，不加严罚，以观后效。本督师拜命之后，面奏皇上，说你有大将之才，兵亦可用，恳皇上格外降恩，赦免前罪，恢复原级，并封你为平贼将军，已蒙皇上思准。在路上本督师又上疏题奏，想不久平贼将军印即可发下。将军必须立下几个大功，方能报陛下天覆地载之恩，也不负本督师一片厚望。”左良玉跪下叩头说：“这是皇上天恩，也是阁部大人栽培。良玉就是粉身碎骨，也难报答万一。至于剿贼的事，末将早已抱定宗旨：有贼无我，有我无

一天不把流贼剿灭干净，末将寝食难安。” “昆山请起，请坐随便叙话，不必过于拘礼。” “末将谢座！” 杨嗣昌接着说：“将军秉性忠义，本督师早有所闻。若谷先生不幸获罪，久系诏狱。听说昆山每过商丘，不避嫌疑，必登堂叩拜太常卿碧塘老先生。”

①请安，执子弟礼甚恭。止此一事，亦可见将军忠厚，有德必报，不忘旧恩。” ①碧塘老先生一一侯们的父亲名执蒲，字碧塘，天启时官太常卿，因忤魏忠贤罢归。左良玉回答说：“倘没有商丘侯大人栽培，末将何有今日。末将虽不读诗书，但听说韩信对一饭之恩尚且终身不忘，何况侯府对末将有栽培大恩。” 杨嗣昌点点头表示赞许，拈须微笑说：“本督师与若谷先生是通家世交。听说若谷先生有一位哲嗣名方域，字朝宗，年纪虽轻，诗文已很有根抵。昆山可曾见过？” “三年前末将路过商丘，拜识这位侯大公子。”

“我本想路过河南时派人去商丘约朝宗世兄①来襄阳佐理文墨，后来在路途上听说他已去南京，殊为不巧。” 停了片刻，杨嗣昌忽然问道：“据将军看来，目前剿贼，何者是当务之急？” ①世兄一一明清时期，士大夫对通家子侄的客气称呼。 “最要紧的是足兵足饷。” 杨嗣昌又问：“足兵足饷之外，何者为要？” “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钱。” 杨嗣昌明白左良玉所说的文官爱钱是对熊文灿等有感而发，轻轻点头，说：“昆山，你说是‘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钱’，确是十分重要，但还只是一个方面。依我看来，目前将骄兵情，实为堪虑。倘若像今日这样，朝廷威令仅及于督抚，而督抚威令不行于将军，将军威令不行于士兵，纵然粮响不缺，岂能济事？望将军回到防地之后，切实整顿，务要成诸军表率，不负本督师殷切厚望。倘能一扫将骄兵惰积习，使将士不敢以国法为儿戏，上下一心，戮力王事，纵然有一百个张献忠，一千个李自成，何患不能扑灭！” 当杨嗣昌说到“望将军回到防地之后”这句话时，左良玉赶快垂手起立，心中七上八下。等杨嗣昌的话一完，他赶快恭敬地回答说：“末将一定遵照大人钧谕，切实整顿。” “将军年富力

强，应该趁此时努力功业，博取名垂青史。一旦剿贼成功，朝廷将不吝封侯之赏。” 左良玉听了这几句话大为动容，诺诺连声，并说出“誓死报国”的话。他正等待杨嗣昌详细指示作战方略，却见杨嗣昌将茶杯端了一下，说声：“请喝茶！” 他知道召见已毕，赶快躬身告辞。杨嗣昌只送到帘子外边，略一拱手，转身退回节堂。 回到公馆以后，左良玉的心中又欣喜又忐忑不安。他知道朝廷和杨嗣昌在剿贼一事上都得借重他，已经封他为“平贼将军”，并且杨阁部特别提到与商丘侯家是通家世谊，显然是表示对他特别关心和亲近的意思，这一切都使他感到高兴。但是他同时想道，杨嗣昌与熊文灿确实大不相同，不可轻视，而自己的军队纪律不好，平日扰害百姓，杀良冒功，朝廷全都晓得，倘再有什么把柄落在阁部手里，岂不麻烦？他吩咐家人安排家宴庆贺受封平贼将军，却没有把自己的担心流露出来。 左良玉离开节堂以后，杨嗣昌匆匆地分批召见了巡抚方孔昭、几位总兵、监军、副将和十几位平日积有战功的参将，其余的大批参将全未召见。午饭后，他稍作休息，便坐在公案边批阅文书。传事官在节堂门外踌躇一下，然后掀帘进来，到他的面前躬身禀道：“方抚台同各位大人、各位将军前来辕门辞行，大人什么时候接见？” 杨嗣昌嗯了一声，从文书上抬起头来，说：“现在就接见，请他们在白虎堂中稍候。” 这班来襄阳听训的文武大员，从前在熊文灿任总理时候也常来襄阳开会和听训，除非军情十分紧急，会后总要逗留一些日子，有家在此分也的就留在家中快活，无家的也留在客馆中每日与同僚们招妓饮酒，看戏听曲，流连忘返。有些副将以下的官在襄阳玩够了，递手本向总理辞行，熊文灿或者不接见，或者在两三日以后传见。由于上下都不把军务放在心上，那些已经辞行过的，还会在襄阳继续住几天才动身返回防地。杨嗣昌一到襄阳就知道这种情形，所以他在上午分批接见文武大员时就要大家星夜返防，不得任意在襄阳逗留。 全体文武大员由巡抚方孔昭率领，肃静地走进白虎堂，分两行坐下等候。他们根据官场习气，以为大概至少要等候半个时辰以上才能够看见杨嗣昌出来，没想到他们刚刚坐定，忽然听见一声传呼：“使相①大人驾到！” 大家一惊，赶快起立，屏息无声。杨嗣昌身穿宫便服，带着几个幕僚，仪态潇洒地从屏风后走了出来。就坐以后，他嘱咐大家固守防地，加紧整顿军律，操练人马，以待后命。话说得很简单，但清楚、扼要、有力。随即他叫左右把连夜刻版印刷成的几百张告示拿出，分发众文官武将带回，各处张贴。这份告示的每个字几乎有拳头那么大，内容不外乎悬赏擒斩张献忠和李自成，而对于罗汝才则招其投降。众将官接到告示，个个心中惊奇和佩服。一退出白虎堂，大家就忍不住窃窃私语，说阁部大人做事真是雷厉风行，迅速万分。等他们从行辕出来，看见各衙门的照壁上、十字街口、茶馆门外。城门上，已经到处粘贴着这张告示，老百姓正在围观。 ①使相一一唐、宋两朝，皇帝常派宰相职位的文臣出京作统帅或出镇一方，称为使相。“使”是节度使的简称。明朝官场中也沿用使相这个词称呼那些以辅臣身份督师的人。 杨嗣昌回到节堂里同几个亲信幕僚研究了襄阳的城防问题，日头已经平西了。他决定趁着天还不晚，也趁着襄阳百姓还不认识他的面孔，亲自去看一看襄阳城内的市容，看一看是否有许多散兵游勇骚扰百姓，同时也听一听百姓舆论。幕僚们一听说他要微服出巡，纷纷劝阻。有的说恐怕街巷中的秩序不很好，出去多带人暗中护卫则不机密，少带人则不安全。有人说他出京来一路上异常劳累，到襄阳后又不曾好生休息，劝他在行辕中休息数日，以后微服出巡不迟。但是杨嗣昌对大家摇头笑笑，回答说：“嗣昌受恩深重，奉命督师剿贼，原应鞠躬尽瘁，岂可害怕劳累。《诗》不云乎？‘王事靡盬，不遑启处。’ ①今日一定要亲自看看襄阳城内情形，使自己心中有数。” ①王事靡盬，不遑启处一一语出《诗经》，意译就是：“君王的差事没办完，忙得我起坐不暇。” 盬，音gǔ 他在家人服侍下脱去官便服，换上一件临

时找来的蓝色半旧圆领湖等绿绵袍，腰系紫色丝线，戴一项七成新元青贡缎折角巾，前边缀着一块长方形轻碧汉玉。这是当时一般读书人和在野缙绅的普通打扮，在襄阳城中像这样打扮的人物很多。只是杨嗣昌原是大家公子出身，少年得志，加上近几年又做了礼、兵二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位居辅臣，这种打扮也掩盖不住长期养成的雍容、尊贵与威重气派。他自己对着一面大铜镜看一看，觉得不容易遮掩百姓眼睛，而亲信幕僚们更说不妥。他们在北京时就风闻熊文灿任总理时候，襄阳城内大小官员和地方巨绅都受了张献忠的贿赂，到处是献忠的细作和坐探，无从查拿，所以他们很担心杨嗣昌这样出去会露出马脚，万一遇刺。杨嗣昌随即换上了仆人杨忠的旧衣帽，把这一套衣帽叫杨忠穿戴。他们悄悄地出了后角门，杨忠在前他在后，好像老仆人跟随着年轻的主人。杨忠清秀白皙，仪表堂堂，顾盼有神，倒也像是个有身份的人。中军副将和四名校尉都作商人打扮，暗藏利刃，远远地在前后保护。杨忠也暗藏武器。杨嗣昌走过几条街道，还走近西门看了一阵。他看见街道上人来人往，相当热闹。虽然自从他来到后已经在重要街口加派守卫，并有马步兵了巡逻，但街上三教九流，形形色色，仍很混杂；有一条巷子里住的几乎全是妓女，倚门卖俏，同过往的行人挤眉弄眼；城门盘查不严，几乎是随便任人进出。这一切情形都使杨嗣昌很不满意。他想，襄阳是剿贼根本重地，竟然如此疏忽大意，剿贼安能成事！

黄昏时候，杨嗣昌来到了襄阳府衙门前边，看见饭铺。茶馆和酒肆很多，十分热闹，各色人等越发混杂，还有不少散兵游勇和赌痞在这一带鬼混，而衙门的大门口没有守卫，二门口只有两个无精打采的士兵守卫，另外有两个吊儿郎当的衙役拿着水火棍。他的心中非常生气，叹息说：“熊文灿安得不败！”他决定赶快将老朽无能的现任知府参革<sup>①</sup>，在奉旨以前就便宜处置<sup>②</sup>，举荐一位年轻有为的人接任知府，协助他把襄阳布置得铁桶相似。他一边这么想着，就跟在杨忠的背后进一家叫做杏花村的酒馆。当他们走到一张桌子边时，杨忠略微现出窘态，不知如何是好。杨嗣昌含着微笑使个眼色叫他大胆地坐在上首，自己却在下首坐定，向堂倌要了酒菜和米饭。随即，作商人打扮的中军副将和校尉们都进来了。中军副将单独在一个角落坐下，四个校尉分开两处坐下。杨嗣昌是一个十分机警的人，一坐下就偷偷地用眼睛在各个桌上瞟着，同时留心众人谈话，饮酒吃饭的客人几乎坐满一屋子，有的谈官司，有的谈生意，有的谈灾荒，而更多的人是谈阁部大人的来到襄阳督师和今天张贴出来的皇皇告示。大家都说，皇上要不是下了狠心也不会钦命杨阁部大人出京督师，又说阁部大人来襄阳后的一切作为果不寻常，看来剿贼军事从此会有转机。杨嗣昌听到人们对他的评论，暗暗感到高兴。他偶一转眼，看见左边山墙上也粘贴着他的告示，同时也看见不少人在注意那上边写的赏格，并且听见有人说：

①参革——上本参奏（弹劾），给以革职处分，叫做参革。 ②便宜处置——按正常程序，知府任免须要通过吏部衙门，并在形式上要经皇帝批准。此处写杨嗣昌决定一面弹劾旧官一面举荐新官接事，这叫做便宜处置，是皇帝给的特权。给尚方剑也象征这种特权。

“好，就得悬出重赏！你看这赏格：活捉张献忠赏银万两，活捉李自成赏银也是万两……”

这杏花村酒馆是天启年间山西人开的。自从熊文灿做了“剿贼总理”，驻节襄阳，杏花村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前后整修一新，成为襄阳城内最大的一个馆子。这馆子里的大小伙计多是秦、晋两省的人。它的管账先生名叫秦荣，字华卿，是延安府安塞县人，年纪在四十五岁上下，来到此地已经十几年了。自从张献忠驻扎谷城以后，他同献忠就暗中拉上了乡亲瓜葛，这店中的堂倌中也有暗中替献忠办事的。东家一则因秦、晋二省人在外省都算同乡，二则处此乱世，不得不留着一手，所以他对秦华卿等人与献忠部下暗中来往的事只好佯装不知。当晚生意一完，关上铺板门，秦华卿就将一个年轻跑堂的叫到后院他住的屋子里，含着世故的微笑，小声问：“今晚大客堂中间靠左边的一张桌子上曾来了两位客人，上首坐的人二十多岁，下首坐的不到五十，你可记得？”跑堂的感到莫名其妙，带着浓重的陕北口音说：“记得，记得。你老问这两位客人是什么意思？”秦华卿只是微笑，笑得诡秘，却不回答。跑堂的越发莫名其妙，又问：“秦先儿，你到底为啥直笑？”“我笑你有眼不识泰山，怠慢了要紧客官。”“我的爷，我怎么怠慢了要紧客官？”“你确是怠慢了要紧客官。我问你，你为什么对下边坐的那位四十多岁的老爷随便侍候，却对上首坐的年轻人毕恭毕敬？”跑堂的笑了，说：“啊，秦先儿，你老是跟我开玩笑的！”“我怎么会跟你开玩笑的？”“你看，那坐在上首的分明是前日随同督师大人来的一位官员，下边坐的是他的家人。咱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来过，所以决不是总理衙门的人。据我看，这年轻官员的来头不小，说不定就是督师大人手下的一位重要官员或亲信幕僚，奉命出来私访。要是平时出来，一定要带着成群的兵丁奴仆，岂肯只带着一个心腹老仆？就这一个老仆人，他为着遮人眼目也没作仆人看待，还让他坐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酒哩！”秦华卿微微一笑，连连摇头，小声说：“错了，错了！完全错了！”跑堂的感到奇怪：“啊？难道我眼力不准？”“你的眼力还差得远哩！”秦华卿听一听窗外无人，接着说：“今晚这两个客官，坐在上首的是个仆人，坐在下边的是他的主人，是个大官儿，很大的官儿。如果我秦某看错，算我在江湖上白混了二十年，你将我的双眼挖去。”跑堂的摇摇头，不相信地笑着问：“真的么？不会吧。何以见得？”“你问何以见得？好，我告诉你吧。”秦华卿走到门口，开门向左右望望，退回来坐在原处，态度神秘地说：“他们一进来，我就注意了，觉得这二位客人有点奇怪。我随即看他们选定桌子后，那年轻人迟疑一下。那四十多岁的老爷赶快使个眼色，他才拘拘束束地在上首坐下。这就叫我看出来定有蹊



你跑去问他们要什么菜肴，吃什么酒。那年轻人望望坐在下边的中年人，才说出来一样菜，倒是那中年人连着点了三样菜，还说出吃的酒来。这一下子露出了马脚，我的心中有八成清楚了。等到菜肴摆上以后，我一看他们怎样拿筷子，心中就十成清楚了。我是久在酒楼，阅人万千，什么人不管如何乔装打扮，别想瞒过我的眼睛！”跑堂的问：“秦先儿，我不懂。你老怎么一看他们拿筷子就十分清楚了？”秦华卿又笑一笑，说：“那后生拿起筷子，将一双筷子头在桌上敲一下，然后才去夹菜，可是那中年人拿起筷子就夹菜，并不敲一下，这就不同！”“我不明白。”“还不明白？这道理很好懂。那后生虽然衣冠楚楚，仪表堂堂，却常常侍候主人老爷吃饭，侍候筵席，为着将筷子摆得整齐，自然要将筷子头在桌上轻轻敲一下，日久成了习惯。那中年人平日养尊处优，给奴仆们侍候惯了，便没有这个习惯。再看，那后生吃菜时只是小口小口地吃，分明在主人面前生怕过于放肆，可是那中年人就不是这样，随随便便。还有，这两位客人进来时，紧跟着进来了五个人，都是商人打扮，却分作三处坐下，不断抬头四顾，眼不离那位老爷周围。等那位老爷和年轻人人走时，这五个人也紧跟着走了。伙计，我敢打赌，这五个人分明是暗中保镖的！你想，那位四十多岁的官员究竟是谁？”跑堂的已经感到有点吃惊，小声问：“你老的眼力真厉害，厉害！是谁？”秦华卿说：“这位官员虽说的北京官话，却带有很重的常德口音。这，有八成是……”他凑近青年堂馆的耳朵，悄悄地咕哝出几个字。跑堂的大惊，对他瞪大了眼睛：“能够是他么？”“我猜有八成会是他。他要一反熊总理的所作所为，要认真做出来一番大事，好向皇上交差，所以他微服出访，亲眼看看襄阳城内情形，亲耳听听人们如何谈论！”“啊呀，真厉害！看起来这个人很难对付！”秦华卿淡淡一笑，说：“以后的事，自有张敬轩去想法对付，用不着你我操心。此刻我叫你来，是叫你你知道他的厉害，决非熊文灿可比。听说他今天白天召见各地文武大员，十分威严。你再看，他已经悬出赏格：捉到张敬轩赏银万两，捉到李闯王也赏银万两。趁着督师行辕中咱们的人还在，你要杀一杀他的威风。你做得好，日后张敬轩会重重赏你。”“你要我如何杀他的威风？”秦华卿本来是成竹在胸，但是为着他的密计关系十分重大，万一考虑不周，事情败露，会使许多人，包括他自己在内，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低下头去，紧闭嘴唇，重新思索片刻，然后对着后生的耳朵悄悄地咕哝一阵。咕哝之后，他在后生的脊背上轻拍一下，推了一把，小声说：“事不宜迟，趁着尚未静街，去吧！”杨嗣昌回到行辕，在节堂里同几位亲信幕僚谈了很久，大家对军事都充满乐观心情。幕僚辞出后，杨嗣昌又批阅了不少重要文书，直到三更才睡。天不明杨嗣昌就起了床，把昨晚一位幕僚替他拟的奏疏稿子看了看，又改了几个字，才算定稿，只等天明后命书吏誊清，立即拜发。他提起笔来给内阁和兵部的同僚们写了两封书信，告诉他们他已经到了襄阳，开始视事，以及他要“剿灭流贼”以报皇上厚恩的决心。他在当时大臣中是一位以擅长笔札出名的，这两封信写得短而扼要，文辞洗炼，在军事上充满自信和乐观。写毕，他把昨天张贴的告示取两份，打算给兵部和内阁都随函附去一份。他暗暗想着，悬了如此大的赏格，也许果然会有人斩张献忠和李自成二人的首级来献。他正在这么想着，又提起笔来准备写封家书，忽然中军副将进来，神色张惶地把一张红纸条放在他的面前，吃吃地低声说：“启禀大人，请看这个……”杨嗣昌一看，脸色大变，心跳，手颤，手中的精制狼毫精品斑管笔落在案上，浓墨污染了梅花素笺。中军拿给他看的是一个没头招贴，上边没写别的话，只用歪歪斜斜的字体写道：有斩杨嗣昌首级来献者赏银三钱。他从没头招贴上抬起眼睛，直直地望着中军，过了片刻，略微镇定，声色严厉地问道：“你在什么地方揭到的？”“大堂上、二堂上、前后院子里、厨房、厕所，甚至这节堂月门外的太湖石上，到处都贴着这种没头帖子。”杨嗣昌一听说这种没头帖子在行辕中到处张贴，心头重新狂跳起来，问道：“你都撕掉了么？”“凡是找到的，卑职都已撕去；粘得紧，撕不掉的，也都命人用水洗去。如今命人继续去找，请大人放心。”杨嗣昌惊魂未定，面上却变得沉着，冷笑说：“这还了得！难道我的左右尽是贼么？”“请大人不必声张，容卑职暗查清楚。”“立刻查明，不许耽误！”“是，大人！”“你去传我口谕：值夜官员玩忽职守，着即记大过一次，罚俸三月。院内夜间守卫及巡逻兵丁，打更之人，均分别从严惩处，不得稍存姑息！”“是，大人！”中军退出后，杨嗣昌想着行辕中一定暗藏着许多张献忠的奸细，连他的性命也很不安全，不胜疑惧。他又想着这行辕中大部分都是熊文灿的旧人，不禁叹口气说：“熊文灿安得不败！”一语刚了，仆人进来禀报陈赞画大人有紧要公事来见。杨嗣昌说声“请”，仆人忙打起帘子，一位姓陈的亲信幕僚躬身进来。杨嗣昌自己是一个勤于治事的人，挑选的一些幕僚也都比较勤谨，不敢在早晨睡懒觉。但是幕僚像这样早来节堂面陈要事，却使他深感诧异。他不等这位幕僚开口，站起来问道：“无头帖子的事老兄已经知道了？”“知道了，大人。”“可知道是什么人贴的？”“毫无所知。”“那么老兄这么早来……？”幕僚走近一步，压低声音说：“阁部大人，夜间三更以后，有几个锦衣旗校来到襄阳。”杨嗣昌一惊：“什么！要逮熊大人么？”“是的，有旨逮熊大人进京问罪。”“何时开读①？”①开读——锦衣旗校逮捕官吏时对着被捕的人宣读圣旨，叫做开读。被捕者要跪着听旨，还要叩头谢恩。“卑职一听说锦衣旗校来到，当即赶到馆驿，请他们暂缓开读。熊公馆听说了，送了几百两银子，苦苦哀求暂缓开读。他们答应挨延到今日早饭后开读。夜间因阁部大人已经就寝，卑职未敢前来惊动。不知大人对熊大人有何言语嘱咐，请趁此刻派人前去嘱咐；一旦开读，熊大人便成罪臣，大人为避嫌起见，自此不再同熊宅来往为

宜。皇上是一个多疑的人，不可不提防别人闲言。” 杨嗣昌出京前就知道熊文灿要速京问罪，但是没想到锦衣旗校在他出京之后也跟着出京，而且也是星夜赶程。他想着皇上做得如此急速，足见对熊文灿的“剿抚两失”十分恼恨，速进京城必斩无疑。杨嗣昌对这事不仅顿生免死狐悲之感，而且也猜到皇上有杀鸡吓猴之意，心中七上八下，半天没有做声。熊文灿是他举荐的，如今落此下场。如果他自己将来剿贼无功，如何收场？他到襄阳之后，曾同熊文灿见过一面，抱怨熊弄坏了事，现在没有别的话可再说的。过了一阵，他对幕僚说：“皇上圣明，有罪必罚。我已经当面责备过熊大人贻误封疆，如今没有什么要嘱咐的话。” 等这位亲信幕僚退出后，他拿起那张没头帖子就灯上烧毁，决意用最迅速的办法整肃行辕，巩固襄阳，振作士气，打一个大的胜仗，以免蹈熊文灿的覆辙。

---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mailto:leisun@firstlight.cn)

